



一切坚固的 都 烟消云散

于
一
爽
著

我不会构造故事，而是顺其自然，不是我在写故事，是故事本身就那样，我只是复述出来。人物也是，里面的人物不那么挣扎纠结，好像生活随便怎样他们照样那样，没有愤怒也没有好奇。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一切坚固的
都烟消云散

，

于
一
爽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 于一爽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1
ISBN 978-7-80769-767-1

I. ①一… II. ①于一…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0876 号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著 者 | 于一爽

出 版 人 | 田海明 朱智润

选题策划 | 高 磊

责任编辑 | 武 学 高 磊

装帧设计 | 天行健设计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010-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8.25

字 数 | 210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69-767-1

定 价 |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送给我的妈妈爸爸和老公

俄罗斯文学中有“多余人”，我们的时代亦有这样一些异类，有时间、智力、机缘品尝社会巨变带来的成果（或后果）。不仅酒色财气，也文化艺术，更有甚者投身于死亡、挫败和虚无交织的游戏。和年轻一代的反叛忤逆不同，自我毁灭和孤芳自赏是这帮人的宿命，也是其自主的人生道路。一条道走到黑，个个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老手。将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加以揭示，赋予文学形式，于一爽大概是女作家中的第一人。特别是故意设计的见证人的角度，使她的讲述更具严肃性且真切可信。此外，她的写作还显示了一类好作家的诸多品性（有些是隐含的），比如克制、直接、专一，拒绝流行元素、主流话语，坚持抑制而非张扬知见才华。我相信，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层面，她的努力将会取得更加可观的回报。

——韩东

她的小说再次证明了北京口语在操弄小说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那种滑溜、机灵和生活现场感让人惊叹。她从最初就丢掉了经营文学的匠心和做作的“艺术考量”。她所着力的就是紧贴我们的肉身、匍匐于街头巷尾，裸露出当代生活乌糟、浑浊和伤感的真相。她的小说人物触手可及、体温犹存而又面目模糊。与其说这些人物这些故事有什么意义，不如说她用他们表述了一种人类的存在形态。她是我见过的最为真诚同时又让我难以捉摸的女作家。

——曹寇

在她的这些小说里，没有什么事是必须的，或者不得了的事，看起来有那么多的爱和性，只不过是大家来玩一下，过后不一定要忘记。每篇都有酒喝，酒好像是很重要的，她自己说：所有人物都会喝酒，但就是不知道酒是什么。所以我们才喝酒。写东西也如此。

——小安

她小说里的男女都意识到“自己不重要”，“忘言”是她小说最让人惊讶的特色，因为“忘言”，她挣脱了“语言地心引力”的束缚，小说语言轻灵跳脱旁逸，叙述者似乎总是不知道说什么好，结果一跃成为说什么都好。这种语感，委实难能可贵。她本可以“姑妄言”，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但她的警醒真诚又让她愈发克制。这种回流对应于小说人物内心静止的情感风暴，相得益彰，让人惊叹激赏。

——赵志明

出版说明

本书描述了现代生活中的一类人，他们基本上把自己置于生活的边缘，过一种害怕伤害、颓废而空虚的日子。他们中的两性关系真真假假、分分合合，在这种关系中寻找情感的逃避，并获得一种存在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写实，他们无抗争，一切顺其自然。当然，也正如作者所言，这不是生活的全部。文学是生活的一面镜子，虽然它不是生活的本身，却可以在生活中观照自我调整自我。我们可以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揭示了传统价值观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生裂变的重大课题，它给人以警策、自省。

市场经济是覆盖全社会的，不但有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它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性与人的生存方式。本书所记录的社会生活“写真”的一面似应引起人们的诸多反思。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11

自序

(一)

一个短篇小说集，现在叫《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原来叫《因为他们都是夫妻》。因为书名的改变，于是题材也相应增加了，但是夫妻依然是小说内容的主要部分。当然，有些也不是夫妻，是前任，是情人，是炮友，也有文艺的说法，是那双一直没牵到的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性。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性成了小说人物互相表达的重要方式。有一次我给吕美静发短信，说世界上一切都和性有关，只有性和性无关，性和权力有关，她说她也越来越喜欢简单粗暴了。

美国作家马歇尔·伯曼写过一本书叫《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一次听这句话是老公跟我说，我一直以为是他说的，我挺喜欢的，后来把这句话用在过一篇采访中，被采访者谈论的是福山历史终结论以。再后来我把这句话用做书名，才知道美国马歇尔·伯曼写过一本，他在书中，展示了一幅充满矛盾和暧昧不明的现代世界画面。他讲的是，马克思、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出版社说，可以用，不侵权。

小说里，女的在很多篇幅中都叫余虹，为什么叫余虹我也不知道，余虹不是我，我不会给人物起名字，有时候会把同事的名字写到小说

里。但余虹不是我的同事，娄烨电影《颐和园》里倒是有个女的叫余虹。我原来写过一篇颐和园的影评，里面有几段写到她。

“娄烨给了余虹很多连拍重复性镜头，有一系列自然式反应但又无迹可寻。人物动作匪夷所思，总是在行走，没目标没方向没价值感。但又不是表演性的动作，完全下意识。不知道她到底要抓住什么。对比现实世界松动的价值观，反而制造出了一系列诗意的存在。余虹情绪多端、不确定以及挫败。精神恍惚，在和男人做爱的时候总是冷漠地看着镜头。只是为了迎合她内心的否定性价值？余虹是天真的，因为总是恨错人。”

今天重新看这篇影评，挺有意思。我也喜欢他创造的余虹。

女的在很多篇里都叫余虹，男的在很多篇里都叫刘明，我想有这个名字的人就会像这个名字一样普通。

看过小说之后会发现，刘明很像余虹。他们只是设置在了不同的性别里。我会在小说里假装自己是男的，但因为种种缺陷，所以不难看出作者并不是男的。在描写感情的时候，男的不会这么贱。

想起有一次和吕美静聊《赛末点》，我们两个说，如果是女导演，就不会这么拍，太狠了，让波霸突然就死了。

同样的道理，于是我永远变不成一个男作家，也没有意义。所以我写下的刘明都很善良，并且这种善良在感情里可能变成了一种懦弱，余虹总是成为他的心头大患。不管他装得多酷，装酷只是为了不想给别人退出游戏的借口，当然，我想过一件事，是不是要给主人公换个名字，比如不总是叫余虹刘明，让读者因为陌生产生一点儿兴趣更好？而且我害怕写下一个一直跟随我的人。

《赛末点》是一个关于运气的故事，我也写下过一些关于运气的故事，坏运气总比好运气容易写。所以我的人物都运气不佳。

并且，运气成了故事的重要转折。

这可能是在掩盖自己不会写故事这件事。有一次和苏瓷瓷聊天，我问她故事重要吗？她说太重要了，你说它不重要是因为你没有写故事的能力。她说如果故事不重要，那和其他文体有什么区别？

但我在想，文体的界限是不是也在模糊。因为故事总容易让我想到通俗小说，甚至是粗俗小说。

另外，苏瓷瓷说，你写一个故事，你要用它表达什么？

但是，如果只是写一个故事，什么也不表达呢？

但是这样下去，追求的是不是只是个人趣味了，让写作变得很安全？仅此而已。

就这样写的多了，因为缺少故事，不难发现小说里的人物都缺少冲突。没有冲突是不是意味着很难展现价值判断？

这些都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二)

似乎有一种普遍的规律：对于曾经写过的很多东西，过段时间就不想看了，这也是有人说时过境迁的好处是心平气和的原因，因为不激动所以就没有回头看的价值。这里面的小说都写了一两年，有些超过三年，可我还有想看的理由：我同情我笔下的人物，虽然谈不上多喜欢，但是对他们的命运无有不深悲的。

他们的某些地方是我，比如我想，他们害怕的事情挺多。然后自卑，有人说这和金星摩羯有关，自我否定，于是也不喜欢让写下的人物为了生活去作出一丁点儿努力。因为不想作出努力所以看不起那些作出努力的人，害怕失败那么干脆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毁了。

而所有人，都空前一致地从事一种行业（导演、编剧、画家、收藏家……），这很容易解释，因为我对于其他行业的不了解。我甚至想，

比如看不起商人，崇尚智力因素，可能很大程度上成了我小说中女人不幸的根源，于是一生被文化人操。但是智力因素和感情有关吗？

而我写下的男人，都不年轻了。

他们大多40岁，慢慢丧失了否定自己的力量，或者说改变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根本就做不到，他们感伤着失去的，但是又离不开眼下的，甚至说是享受。

我喜欢写胖子，至少胖子居多，因为在我生活中见过很多胖子，悲伤的胖子，这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女读者觉得不美，

他们都有肚子，他们玩味自己的肚子，有些还秃顶，大概肾也不是特别好。

他们是那种人，总是无法真正高兴起来，好像安装了防止自己发疯的系统，当然其中也不乏成功人士，但又对自己的成功不屑一顾。

他们大多和老婆没有孩子，性生活不和谐，于是找小姐成了他们命运的一部分。或者手淫成性，次数决定了成功指数。手淫只是为了睡个好觉。他们都是失眠症患者。

荞麦说，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属于瘦子的。

所以我才更喜欢胖子。

我也写过女胖子，都不是主角，就是说，都不是余虹，她们在余虹周围，因为胖而且长得不美于是机会不多，这让他们反而在罕见的机会面前显得更真诚也更紧张，甚至太紧张了于是又给搞砸了。

这些女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总是很轻易堕胎，因为不想通过孩子给自己带来满足。

有一次和翟永明聊天，我说你不要孩子，是不喜欢？她说特别喜欢。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已经决定了。

当时不理解。

现在很理解，而且越来越喜欢这样：就算错了也错下去，不给自

己怀疑的机会。

另外，我写的男胖子和女胖子都很天真，我本质上崇拜天真，他们擅长的并不是他们喜欢的，于是也不想做得太过分。

他们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没有压力，没有期待，没有责任。但他们没做到。

同时，因为强烈的死亡意识所以伴有强烈的性意识。并且谎话连篇，不是为了骗人，是不想让别人了解自己。但仅仅为了不想让别人了解就骗人，是不是代价太大？我自己也没想清楚，但是我先给他们写出来了。

另外，重要的还有一点，所有人物都会喝酒，谁都不知道酒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酒是什么，这也是我一直喝酒的原因。

（三）

写这篇序的时候，正好在电影院看完刁亦男的《白日焰火》，吕美静问我好看吗？我说不好看。但我很喜欢刁的一个地方，就是他总是把爱情拍得很猥琐，因为他不想不猥琐，于是反而显得很真诚。所有人物都丧失了被同情的理由，在这个世界上微不足道，对更卑贱者的性成了他们可以占到的最后的便宜，连恶也是平庸的。我很容易被这种自我放弃吸引，我希望我写出来的人也是自我放弃的。

在小说中，我总是让余虹不停说话，在每篇小说中，她都说了好多话。我好像从来没描写过一段景色，最多就是她抬头，看了看天。另外，故事发生的地点总是在北京，如果你了解北京这座城市的话，就知道我写下过很多真实存在的地点，比如三里屯。我总是跟别人说

这样一件事：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念小学的时候，从没听说过三里屯。我这么说倒不是指那里是牛羊吃草的地方，而是小时候觉得非常远，直到以后才知道，而知道的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了宇宙的中心。然后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发生过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写下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知道，有一种人，可以不完全依靠经验写作，听说有个日本屌丝男作家只认识门口便利店的女收银员，可他写出了世界上最好的性。

但是因为我刚好那样生活，我就只能那样去写。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我不写了，那我写下的这些人物会怎么活在故事里。我想过一种可能：他们都还没死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很快死去，而没死去的那部分，也不庆幸。另外，我希望以后不再写爱情，我要超越这个东西，或者写科幻？

这本短篇集被出版社拿走的时候，我很感激责编，她说：你写的是那种不构造的故事，是顺其自然。不是作者在写故事，是故事本身那样，你只是复述出来，人物也是，里面的人不那么挣扎纠结，好像生活随便怎么样他们照样那样，没有愤怒也没有好奇。

这里面的小说都是前两年写的，这两年不写了，不写就为不写这件事儿焦虑。当然，人能找出不写的充分理由，比如写作就是巨大的虚荣心和一场超级自恋。但是，我还是必须感谢几个人：

2007年到2009年，大学四年级，兴安让我给北青报写专栏，我之前没想过写东西。

2009年到2011年，喝了两年酒，写了两年流水账，这些都在一本书里了——《云像没有犄角和尾巴瘸了腿的长颈鹿》。流水账的重点就是要准确，比如我会因为想不起一家酒吧的名字而特意跑回去。这之间，黄佟佟找我给《花溪》写过几篇小说，我说我不会写小说，她说你就写，于是我就写，我开始意识到这就是小说。但也有人那

不是小说。

方磊还在花溪上写过一篇我的文章，她说：找不到出口，于是任何地方都是出口。最近这一两年，她开始试着写小说，她的小说很奇特，很原生态，几乎是照着她的生活如实地描画，人生太长太残酷，用一条路去逃避显然不够，所以我们都得再找一条路。

另外一条路如果不是写小说的话，那就应该是喝酒。因为方磊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这算是一篇吹捧。

我给黄佟佟写的第一篇小说是讲我在一个男人家给另外一个男人打电话。

之后，2011年碰见现在的老公，我之后写下的很多题材都来自我和他之间的小事儿。

还有《人民文学》的施占军，周晓枫他最早给我发了三篇，还有《收获》的程永新，叶开，还有《大家》的李巍，他帮我发了目前来看最长的一篇，也就是这里面的《头等舱》。当时还写了一篇创作谈。

还有很多人。

总体可以这么说，如果说我对这些小说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不满意。

大概也是因为对这些文字不自信，于是有了这么长的序言，可能是希望写下的每个人物都可以说服自己。

但是写了两三年到今天，现在可能是最难的时候。因为越来越要寻找继续下去的动机，自发写作已经不可能。需要改变，需要付出代价，需要不在一种题材上挥霍自己，因为自己不重要。我知道有的人是把写作当成“事业”的，并且为数不少。

前两天，我在京东买了美国作家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他讲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

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大漩涡中宾至如归，跟上它的节奏，在它的潮流内寻求它那猛烈而危险的大潮所允许的实在、美、自由和正义。现代主义者永远不能与过去分手，他们必定要永远被它纠缠，发掘它的鬼魂，乃至在他们重塑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时重新创造它。

我想这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希望在小说中表达的一种感觉。小说中的人物都被“现代”这两个字搞垮了。因为他们不能背叛那些永恒而古老的价值。

于一爽

2014年7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自 序 / 001

他

失败男人狂想曲 / 003 自行车 / 012

同学聚会 / 029 打炮 / 041 冲绳 / 048

钓鱼岛 / 050 地三鲜盖饭 / 053

俩人

胡同畸人 / 061 热天午后 / 068

单一的生活摇摆的性 / 075

发生在我和刘明身上的五件小事 / 099

一个片段 / 101 动物园 / 103 酒店 / 108

大雨 / 114 扎金花 / 120 十年 / 122

李天变成猪的前尘往事 / 126 场景 / 130

三里屯 / 136 红眼航班 / 145 看电视 / 148

分手 / 149 世界杯 / 155 夜晚 / 160
长颈鹿 / 164 茶餐厅 / 166 鸡脖子 / 171
女朋友 / 175 马桶垫 / 178 梳子 / 183

头等舱

我和余虹的故事 / 191 我和钟然的故事 / 201
我和小雪的故事 / 210 我和康欣欣的故事 / 222
还是我和余虹的故事 / 232

附录一：《头等舱》创作谈 / 239

附录二：写作札记 / 242